

中国小说史料丛书

醉菩提传

天花藏主人 ● 编次

魏头陀传

香婴居士 ● 重编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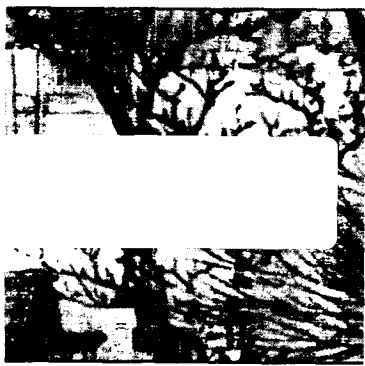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小说史料丛书

醉菩提传

天花藏主人 ● 编次

麴头陀传

香婴居士 ● 重编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九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醉菩提传/(明)天花藏主人编;萧欣桥校点·麴头陀
传/(明)香婴居士重编;于文藻校点.-北京:人民文
学出版社,1999.8

(中国小说史料丛书)

ISBN 7-02-002792-X

I. ①醉… ②麴… II. ①天… ②萧… ③香… ④于…
III. ①笔记小说-中国-明代②古典小说-中国-明代
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1158 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

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定价 13.20 元

目 录

醉菩提传.....	1
魏头陀传	117
校点后记	319

醉 菩 提 传

天花藏主人 编次

萧欣桥 校点

醉菩提序

禅关气清，静处自可通神；妙道凝玄，正容乃以说法。若济颠师者，遇酒肉而不知戒，犯淫色而不知禁，往往嬉笑怒骂，恣情纵意。人第知颠之为颠，究之，极意佯狂，尽是灵通慧性；任情游戏，无非活泼禅机。此颠之终非颠，而圣迹之不可不传也。夫松涛竹影，花雨香风，惟贞敏寂静者始能会悟，而蠢蠢凡愚，区区庸鄙，思欲概以相量不得也。故抱度世婆心者，或托之疯痴，庶有以惊其聋聩而转其愚蒙，示以奇怪而发人深省，其与静处通神，正容说法，盖亦无弗同也。

桃花庵主人漫题

第一回

静中动罗汉投胎 来处去高僧辞世

诗曰：

爱网无关爱不缠，金田有种种金仙。
禅心要在尘中净，功行终须世上全。
烦恼脱于烦恼际，死生超出死生前。
不能火里生枝叶，安得花开火里莲。

此八句诗，是说那释教门中的罗汉，虽然上登极乐，无灭无生，但不在人世翻筋斗弄把戏，则佛法何以阐明，神通难于显示，哪能点醒这浊世一班的愚庸，如今且说一位罗汉，因一念慈悲，在那西湖上留下五十年圣迹，后来万代瞻仰，莫不称奇道异。你道是谁？却是大宋高宗南渡，建都在浙江临安府。这浙中有一座天台山，最为灵秀，原是个活佛住的去处。这高宗建国在旁，遂改为台州府。这府中有个国清寺，寺中的长老，法名一本，道号性空，僧腊已是六十八岁，也是累劫中修来的一尊罗汉，但往往默示禅机，绝不轻易露出本相。这一年，正值岁冬，北风凉冽，彤云密布，飞雪扬扬。晚斋后，长老在方丈中禅椅上端然独坐，众弟子群侍两傍，佛前香烟霭霭，琉璃灯影幢幢，师弟们相对多时。有一弟子会悟于心，跪在长老面前道：“弟子蒙师慈，默示静理，今弟子细细参悟，已知静中滋味有如此之美矣。”长老微笑道：“你虽会得静中滋味固妙，然有静必有动，亦不可因静中有滋味，而遂谓动中全无滋味也。”弟子惊讶道：“蒙师慈，日示静理，

今复云然，岂动中又别有滋味耶？”长老道：“动中若无滋味，则处静者不思动矣。”正说不了，只听得豁喇喇一声响亮，有如霹雳，众弟子尽吃一惊。长老道：“尔等不必吃惊，此正所谓静中之动也。可细细看来声从何起？”众弟子领了法旨，遂一同移着灯，出了方丈，行至法堂，转上大殿，并无影响。再趲入罗汉堂去，只见一尊紫磨金色的罗汉，连一张彩画的交椅，都跌倒在地。众僧方才明白，原来声出于此。遂回方丈报知长老，长老也不则声，闭目垂眉，竟入定去了。定不多时，忽回来说道：“适来一声震动，推倒土泥者，乃紫脚罗汉静极而动，已投胎往世矣。幸去不远，异日尔等自有知者。待弥月时，老僧当亲往一看，与之决去往也。”众僧听了，俱各惊异不题。正是：

已知来来处，早辨去时去。

来去两分明，方是菩提路。

话说台州府天台县，有一位宰官，姓李，双名茂春，官拜春坊赞善，为人纯谨厚重，不贪荣利，做了几年官，就弃职归隐于家。夫人王氏，十分好善，但是年过三十，并无子嗣。赞善又笃于夫妻之好，不肯娶妾。夫妻两个日夜求神祈佛。忽一夜，王夫人梦见一尊罗汉，将一朵五色莲花相赠，夫人接来，一口吞下。自此之后，遂身怀六甲。到了十月满足，正是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，一更时分，生下一男，面如满月，眉目清奇。临生之时，红光满室，瑞气盈门。赞善夫妻两个欢喜异常。赞善忙烧香点烛，拜谢天地。一时亲友尽来称贺。到了满月，正在开筵宴客，忽门公来报：“国清寺性空老在外要见。”赞善暗想：“这性空和尚乃当世高僧，等闲不轻出寺，为何今日到此？”连忙接入堂中，施礼相见。便道：“下官尘俗中，老师法驾宠临，必有事故。”长老道：“并无别事，闻得公子弥月，特来奉贺。但此子与老僧有些来去因

缘，欲求一见，与他说个明白。”赞善满心欢喜，忙进内与夫人说知，叫丫环抱着，自己跟出来，送与长老观看。长老双手接在怀中，将手摸着他的头道：“你好快脚，怎冷也不怕，这等大雪竟走了来。但圣凡相隔天渊，来便来了，切不可走差了路头。”那孩子就像知道的一般，微微而笑。长老又拍他两拍，高声赞道：

莫要笑，莫要笑，你的事儿我知道。见我静修没痛养，
你要动中豁虎跳。跳便跳，不可迷了静中窍。色会烧身，气
能败道，钱财只合帮修造。若忧冻死须菩提，滚热黄汤其实
妙。你来我去两分明，慎莫大家胡厮靠。

长老赞罢，遂将孩子递还丫环，叫他抱了进去。又问赞善道：“公子曾命名否？”赞善道：“连日因庆贺烦冗，尚未得佳名。”长老道：“既未有名，老僧不揣，妄定一名，叫做修元，顾名思义，叫他恒修本命元辰。不识大人以为何如？”赞善大喜道：“元为四德之首，修乃一身之宝，谨领大师台教，感谢不尽。”长老遂起身作别。赞善道：“蒙老师远临，本当素斋，少申款敬。奈今设席宴宾，庖人烹宰，厨灶不洁，以致慢去。尚容亲诣宝刹叩谢。”长老道：“谢何敢当，但老僧即日西归，大人如不见弃，屈至小庵一送，叨宠实多。”赞善道：“吾师僧腊尚未过高，正宜安享清福，为何忽发此言？”长老道：“有来有去，乃循环之理，老僧岂敢有违？”遂别了赞善，回至寺中静坐。

过了数日，时值上元，方出法堂升座，命侍者撞钟擂鼓，聚集大众，次第顶礼毕，两班排立。长老道：“老僧不日西归，有几句辞世偈言，宣念与大众听者：

正月半，放花灯，大众年年乐太平。老僧随众已见惯，
归去来兮话一声。

既归去，复何疑，自家心事自家知。若使旁人知得此，

定被旁人说是非。

故不说，只成呆，生死之间难用乖。山僧二九西归去，特报诸山次第来。

生死来，休惊怖，今古人人有此路。黄泉白骨久已非，惟有青山还似故。

水有声，山有色，阎罗老子无情客。奉劝大众早修行，先后同登极乐国。”

長老念罢，大众听得西归之语，尽皆惶惶，一齐跪下，恳求道：“弟子辈根器顽钝，正赖师慈指张法教，幸再留数十载，以明慧灯之不灭。”長老道：“慧灯如何得灭？因彼灵光，故老僧隐焰，死生定数，岂可稽留？可抄录法语，速报诸山，令十八日早来送我。”分付毕，遂下法座。众僧只得一面置龕，一面传报。到了十八日，诸山人等尽来观送。李赞善与众宰官亦陆续俱至。性空長老沐浴更衣，到安乐堂禅椅上坐下，诸山和尚并一应人等，俱簇拥侍立。長老呼其亲信五个弟子至前，将衣钵之类尽行付与，分付道：“凡体虽空，灵光不隔，机缘若到，自有感通，汝五人谨守法戒，毋得放纵。”五弟子不胜悲恸，叩领法旨。長老又略定片时，忽开目道：“时已至矣，快些焚香点烛，礼佛念经。”众僧依言，不一时，礼诵毕。長老令取纸笔，大书一偈道：

耳顺年逾又九，事事性空无丑。

今朝撒手西归，极乐国中闲走。

長老写毕，即下目垂眉，霎时圆寂。众各举哀，请法身入龕毕，各自散去。

到了二月初九日，已是三七，又请大众举殡。这一日，天朗气清，远近毕至，大众举龕而行，只见幢幡前引，经声随后，直至山化局，方停下龕子在松林深处。五弟子请寒石岩長老下火，长

老手执火把道：“大众听者：

火光焰焰号无明，若坐龕中惊不惊？

回首自知非是错，了然何必问他人。

恭惟圆寂紫霞堂下，性空大和尚本公觉灵。原是南昌儒裔，皈依东土禅宗。脱离尘俗性皆空，真是佛家之种。无喜无嗔和气，有才学从容。名山独占乐其中，六十九年一梦。唳！不随流水入天台，趁此火光归净土。”

寒石岩长老念罢，遂起火烧着龕子，一霎时烈焰腾空，舍利如雨。忽见火光丛中，现出一位和尚，随火光而起，下视众人道：“多亏了汝等。”又叫赞善道：“李大人，汝子修元，乃佛门根器，非宰官骨相，但可为僧，不宜出仕，切勿差了，使他错了路头。倘若出家，可投印别峰或远瞻堂为师。须牢牢记取，不可忘怀。”赞善合掌向空道：“蒙老佛慈悲指示，敢不遵依？”再欲问时，那和尚法相，已渐渐的向青云内去了。那赞善因听了长老在云衢嘱咐的话，遂紧记在心，不敢暂忘。后来那修元果真的在灵隐寺出了家，做出许多奇事。直教：

动静玄机凝妙道，去来踪迹显神通。

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茅屋两言明佛性 灵光一点逗禅机

话说李赞善晓得儿子修元有些根器，遂加意抚养。到了八岁，请了个先生，同妻舅王安世的儿子王全，两个同在家中读书。那修元读得高兴，便声也不住，从早晨直读到晚；有时懒读，便口也不开，终日只是默坐，瞪着眼睛只管想；想得快活，仰面向天，哈哈大笑。有人问他，却又遮遮掩掩的不说。到了十二岁，早无书不读，文理精通，吟诗作赋，无般不会矣。这一日，时值清明，先生例该放学回家，赞善设席款待，又备下束脩礼物，命修元同表兄王全带了从人，送先生回家。二人送了先生到家，复身回来，打从一个寺前经过，修元问从人道：“这是何寺？”从人回道：“这是台州府有名的祇园寺。”王全听了便道：“祇园寺原来就在此处，闻名已久，今日无心遇着，我与贤弟何不进去一游？”修元道：“表兄所言，正合我意。”二人遂携手而入。先到大殿上瞻仰了佛像，随即遍绕回廊观玩景致。信步走到方丈中来，早有二个侍僧拦住道：“有官长在内，二位舍人若是闲游，别处耍耍罢。”修元道：“方丈乃僧家客座，人人可到，就有官长在内，我二人便进去相见何妨？”遂昂昂然的走将进去。只见左边坐着一位官长，右边坐着本寺道清长老，两边排列着几十个行童，各执纸笔，在那里想。修元走近前，把手来一拱道：“请问大人与老师，这许多行童各执纸笔，在此何为？”那官长未及开言，这长老先看见他两个衣貌楚楚，知道是贵家子弟，不敢怠慢，遂立起身来答应道：

“此位大人因有事下海，舟至黑水洋，蓦然波浪狂起，几至覆没，因许了一为僧之愿，方得平安还家。今感谢佛天，舍财一千贯，请了道度牒，要披剃一僧，故集诸行童在此捡选。因诸行童各有所取，一时捡选不定，便做了一首词儿寓意，要众行童总续两句，以包括之，若包括得有些意思，便剃他为僧。故众行童各执纸笔，在此用心。”修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乞赐此位大人的原词一观，未识可否？”那位官长见修元语言不凡，遂叫左右将原词付与修元道：“小舍人要看，莫非能续否？”修元接来一看，却是一首《满江红》词儿：

世事徒劳，常想到、山中卜筑。共啸傲、明月清风，苍松翠竹。静坐洗开名利眼，困眠常饱诗书腹。任粗衣、淡饭度平生，无拘束。奈世事，如棋局。恨人情，同车轴。身到处、俱是雨翻云覆。欲向人间求自在，不知何处无荣辱。穿铁鞋、踏遍了红尘，徒碌碌。

修元看毕，微微一笑，遂在案上提笔，续题二句道：

净眼看来，三界总是一椽茅屋。

那官人与道清长老看了修元续题之语，大有机锋，不胜惊骇，遂逊二人坐下，命行童奉茶。长老道：“请问二位舍人尊姓大名？”修元指着王全答道：“此即家表兄，乃王安世之子王全也；学生乃李赞善之子，贱字修元便是。”长老听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原来就是李公子，怪道下笔如此灵警，却是带来的宿慧。”那官人见长老说话有因，问其缘故。长老道：“大人不知，十馀年前，国清寺性空长老归天之日，曾谆谆对李赞善大人说：小公子是至人转世，根器不凡，止可出家，不宜入仕。据李公子所续二语看来，那性空之言，岂非是真！”那官长听了大喜道：“若能剃度得此位小舍人为僧，则胜于诸行童多矣。”修元听得二人商量要剃度他，遂辞谢

道：“剃度固是善果，但家父止生学生一人，岂有出家之理？”长老道：“贫僧揣情度理，以为相宜，然事体重大，自当造宅见令尊大人礼请，今日岂敢造次？但难得二位公子到此，欲屈在敝寺暂宿一宵，再聆珠玉何如？”修元道：“学生二人有父母在堂，从不敢浪游。今因送业师之便，偶过上刹，偷闲半晌，焉敢宿留？”遂起身辞出。长老只得亲自送出山门，珍重而别。

那弟兄两个回家，赞善问道：“汝二人归来何晚？”修元道：“为因先生留饮，又路过祇园寺进去一游，到耽搁了多时。”赞善道：“入寺不过游玩，有何事耽搁？”修元遂将官人有愿，要剃度一僧，及众行童争功续句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长老道是孩儿续句惊拔，若要孩儿出家，被孩儿唐突了两句，彼尚未死心，只怕明日还要来缠扰父母。”赞善听了，沉吟半晌。修元不知其意，便道：“他明日来时，大人不必恳辞，孩儿自有答应。”赞善道：“那道清长老乃当今尊宿，汝亦不可轻视了他，出言唐突。”修元道：“孩儿怎好唐突他，只恐他道力不深，自取唐突耳。”父子二人商量停当。

到了次日才吃了早膳，早有门公来报道：“祇园寺道清长老在外求见老爷。”赞善知道他的来意，忙出堂相见毕，坐定了，赞善便问道：“老师法驾枉临，不知有何事故？”长老道：“贫僧无故也不敢轻造，只为佛门中有一段大事因缘忽然到了，特来报知，要大人成就。”赞善道：“是何因缘？敢求见教。”长老道：“昨有一位贵官，发愿剃度一僧，以代焚修。一时不得其人，因做了一首词儿，叫众行童续题二语，总括其意，以观智慧，不道众行童并无一人能解其意。适值令公子入寺闲游看见了，信笔偶题二语，恰合机锋。贫僧问知是令公子，方想起昔日性空禅师云衢嘱付大人之言，实是菩提有种，特来通知大人。此乃佛门中因缘大事，